

# 群書治要

廿二

漢書門類			
二	三	四	五
七	三	三	五
一	三	四	五
四	七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三	四	五
七	三	三	五
一	三	四	五
四	七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 19)		
函號	29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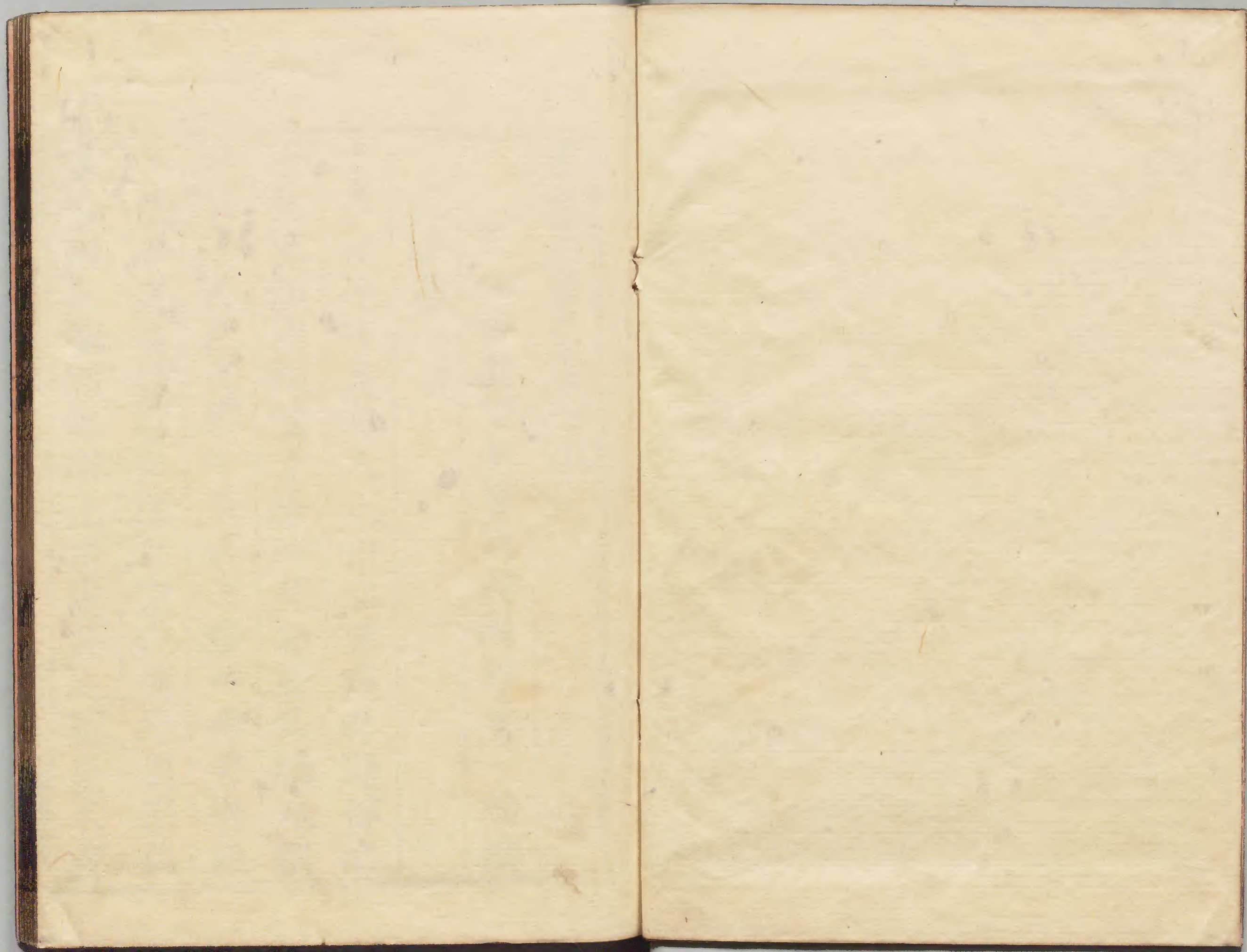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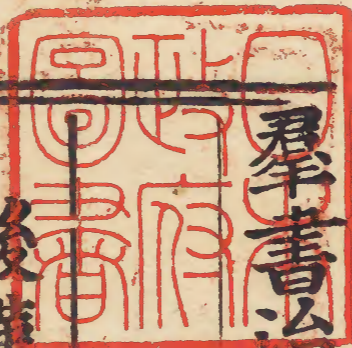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淺草文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 列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  
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  
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  
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  
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  
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

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  
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咲謂弘曰聞義  
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  
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  
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  
諛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  
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寢踈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親事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  
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

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  
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  
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  
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  
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

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  
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  
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  
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畱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  
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  
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  
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

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  
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  
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  
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  
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  
憲章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  
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

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  
立䟽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  
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

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  
䟽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  
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  
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  
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  
理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

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  
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  
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  
難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  
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  
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  
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

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  
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按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  
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盤矣書奏不  
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  
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  
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  
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



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良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城脇以晉魯不喪其邑由

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  
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  
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  
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  
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

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  
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  
之曰夫非罵尔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  
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  
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  
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  
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  
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

後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  
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  
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  
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  
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  
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  
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  
聘請彘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

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  
得罪嘗自詎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  
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踈譽之  
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  
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  
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  
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

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  
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  
不難哉臣銜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  
禍而臣銜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  
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  
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踈外遠  
嫌疑故與交通興和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  
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

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  
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  
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輿馬之飾於今遭  
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  
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踈遠壠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銜之引挑妻之  
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

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剛每輒極諫文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

大 伯 遣 使 馳 至 長 安 既 知 更 始 已 亡 乃 發 喪  
出 大 伯 等 封 上 將 軍 列 侯 印 綬 悉 罷 兵 但 幅  
巾 與 諸 將 及 同 心 客 百 餘 人 詣 河 內 帝 見 永  
問 曰 卿 衆 所 在 永 離 席 叩 頭 曰 臣 事 更 始 不  
能 令 全 誠 慙 以 其 衆 幸 富 貴 故 悉 罷 之 帝 曰  
卿 言 大 而 意 不 悅 爲 司 隸 校 尉 行 縣 到 霸 陵  
路 經 更 始 墓 引 車 入 陌 從 事 諫 止 之 永 曰 親  
北 面 事 人 寧 有 過 墓 不 拜 雖 以 獲 罪 司 隸 所

不 避 也 遂 下 拜 哭 盡 哀 而 去 西 至 扶 風 椎 牛  
上 諫 冢 帝 聞 之 意 不 平 問 公 卿 曰 奉 使 如 此  
何 如 太 中 大 夫 張 湛 對 曰 仁 者 行 之 宗 忠 者  
義 之 主 也 仁 不 遺 舊 忠 不 忘 君 行 之 高 者 也  
帝 乃 釋

論 曰 鮑 永 守 義 於 故 主 斯 可 以 事 新 主 矣 耻  
以 其 衆 受 寵 斯 可 以 受 大 寵 矣 若 乃 言 之 者  
雖 誠 而 聞 之 者 未 譬 豈 苟 進 之 悅 易 以 情 納

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  
家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  
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  
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  
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憑  
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

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  
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  
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  
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表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  
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

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如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觝望誠爲盈溢臣  
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  
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  
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  
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眈睨公主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  
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  
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

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  
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  
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  
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  
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

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  
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  
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  
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  
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  
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  
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

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臧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  
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  
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  
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  
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  
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

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  
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  
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  
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  
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  
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  
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  
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

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  
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  
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  
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  
免覆案不閉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  
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  
兼以私情容長增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  
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  
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  
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  
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揔

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  
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  
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  
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  
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  
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  
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  
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

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  
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  
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  
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  
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  
待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  
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令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  
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  
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  
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  
傅賜以輜車乘馬

弟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  
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

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  
笑拜會誓太守會誓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  
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  
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  
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  
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  
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

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  
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  
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畱之不當職事  
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  
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  
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

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  
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  
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  
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  
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  
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  
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  
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

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  
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  
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  
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自  
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  
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  
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  
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  
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  
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  
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  
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  
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鍾離意字子阿會替人也顯宗即位徵爲尚  
書時交趾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資物詔  
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  
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藏穢  
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  
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  
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  
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  
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  
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  
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  
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

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  
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  
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  
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  
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時詔賜降胡子鍊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  
見薄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  
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

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  
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肯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  
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  
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  
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  
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  
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

輒救解之帝然知其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  
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  
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  
感傷其意下詔嗟歎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  
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  
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

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  
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  
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  
課制其復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  
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  
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姬歲歲改  
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

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  
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  
以爲有姦太怒收郎即縛格之諸尚書惶恐  
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  
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黄門  
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  
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卿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典成侯劉建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  
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  
者朗心傷其寃誠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  
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  
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

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  
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  
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  
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  
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  
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  
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太故臣  
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

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胡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  
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  
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忤陛下  
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  
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  
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  
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  
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  
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  
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  
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  
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  
諸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  
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探救以  
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即位  
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  
季地震蒼上便宜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  
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

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  
乃闕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  
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及  
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  
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  
衛士於南宮因闕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  
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  
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

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  
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聖之如渴建初  
六年冬請朝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  
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  
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  
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  
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

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  
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  
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  
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前坐  
哭泣盡哀賜御劔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  
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  
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  
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  
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  
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  
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

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  
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  
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  
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  
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  
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  
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



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  
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  
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  
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  
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  
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  
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  
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  
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  
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為尚書是時  
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即位數詔羣  
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  
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  
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  
瑟大弦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  
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

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  
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  
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  
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  
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  
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  
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

數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  
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  
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  
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  
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

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  
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宥妄有譏刺雖  
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遊寬容以示聖朝  
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  
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

疏曰臣聞修善善及子孫行惡惡止其身百  
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  
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  
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  
虫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  
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  
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

考轉相牽引掠治窮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  
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  
戊己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  
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  
極乎且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  
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絕西域之國  
不以分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  
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

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侯

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紿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罷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嘗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

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  
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  
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  
近陰衛尉尅己復禮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  
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  
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  
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

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  
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  
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  
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  
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  
駟爲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

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駟高弟出爲  
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文政癸未

